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曆數門

天文器類

三家言天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晉劉智云顓帝造渾儀黄帝為盖天漢蔡邕言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攷驗天狀多所違失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之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察法斂以行日月步五緯官有其器而無本書

盖天

蔡邕所謂周髀者即盖天之説也其本包羲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

周公受之於商故曰周髀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惟晷影以為遠近之數又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隨磨而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低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即見故夏日長冬陰多陽少掩日之光故冬日短。隋書圓蓋志曰昔者先王正曆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圓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以青為道於夏以赤為道於秋則以白為道於冬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以定仰觀雖明

而未可以正昏旦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開皇以後靈臺以後魏鐵渾天儀側七曜盈縮以蓋圖分列宿分黃赤二道距三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為渾象者矣。唐志蓋天之說李淳風以為天地中高而四潰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遶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為圖三十六究九道增損而蓋天之狀見矣削蔑為變與圖等自中樞之外均刻百四十七度度之末旋為外規規外太半度再旋為重規又為赤道帶天之紘距極三十五度為內規乃步冬至日旋所在以正辰次之中按渾儀所側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益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廣若攷其去極八宿數移於渾天則一也

宣夜

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郄萌云天子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

西沒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速任情其無所繫可
知矣晉咸康中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所以為天高窮於無極地深
側於不測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靖之體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
不同之義也光耀布列各自運行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
天為無用便可以言無何必云有之而不動乎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
虞聳作穹天論云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其際周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
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
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日行黃道繞極北去黃道百一十
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至以為短長吳姚信作昕天論云
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
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日去人近而斗去人遠極之立時日
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
天去地淺故晝短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
也

渾天

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虞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所謂璇璣者謂渾天儀也先儒或因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名璣第五
名玉衡即以爲北斗七星莫之或辨焉李淳風謂璣衡爲渾天儀鄭元
謂以玉爲渾儀也唐李淳風曰璇璣玉衡即渾天儀也王蕃云渾天儀羲和之舊器積代
相傳謂之璣衡又虞喜云洛下閎爲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
太初歷或其所製也和帝時太史揆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進退
至永元十五年詔賈逵造太史局黃道銅儀延熹中張衡更以銅製於
密室中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
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也以告靈臺
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已沒皆如合符崔子玉
爲其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吳時王蕃以
古制局小張衡所作又復傷大而制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
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

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
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
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
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
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黃道內與赤道東交於
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
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北
極規道之行度日南至在子二十一度去極百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
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
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後日
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
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
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
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

夜行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長[illegible]之
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illegible]
南故日出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此日冬夏至之度斗二十一井
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
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
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亦出卯
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伏之漏俱五
十刻謂之晝夜同此日二分之度隋志曰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
檢其鑴題是偽劉曜時孔挺所造則古渾儀之法也宋何承天之徒咸
以為即張衡所造其儀畧舉天狀而不綴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沉沒西
戎義熙中宋高祖定咸陽得之然失之遠矣後漢命晁崇修渾儀以觀
星象後宋興中詔造太史候部鐵儀其制並以銅鐵惟星度以銀錯之
唐志曰正觀初李淳風上言云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
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

中國無南北之異盖渾儀無黄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為之至七年
儀成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游儀皆用銅帝稱善
置於凝暉閣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故知黄道進退而太史無
黄道儀架令賛以木為游儀一行更鑄為銅鐵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
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畧制度不均赤道不動以考月行遲
速多差淳風黄道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
月游法頗難臣更造游儀使黄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
立黄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黄道內施白道月環則
究陰陽朓朒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元宗嘉之自為之名又說一行令賛
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
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
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
六十五轉而日周天無幾而銅儀漸澁不能自轉而遂藏於集賢院其
黄道游儀古所謂旋儀也共赤道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黄道斜運

以明日月之行乃立八節九限校二道差數謂之曆經此渾儀之制也
渾天象者其制有璣無衡梁末祕府以木為之由斯而言儀象云二氣
遠不相涉以則張衡所造蓋亦止於渾天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
異亦為乖矣宋文帝元嘉詔錢樂之采効儀象鑄銅為之梁末置於文
德殿前吳時陸績作渾象形如鳥卯以施二道不得如法又有葛衡改
作渾天使地居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晷度到元嘉十七
年又作小渾天以白青黃三色珠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以
象天運而地至其中宋所道儀象器隋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晉劉
智曰顓帝造渾儀黃帝為蓋天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說者乃云
始自張衡非也虞喜云落下閎周而渾天又在張平子前也後漢賈逵
永元中造黃道儀張衡始以延熹七年更造銅儀後王蕃陸績晁崇劉
焯李淳風皆修渾儀之法

諸儒論三家異同

漢 禾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論周天之度差其二論春秋

分之日晝夜之刻不同其三論星之見伏隨日之出入不同其四論天
河之曲直不同其五論二十八宿顯見之多少其六論日托天而旋日
出地下而影上行何也其七論日與北斗遠近太小之異其八論北極
爲天轂二十八宿爲天輻其踈密不同何也其後桓譚鄭元蔡邕陸績
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逮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别擬天體全
同周髀之文善立新意以排渾天而已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駮渾
儀之舊說天從地下過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
入地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圓也望之所以圓者去人
遠也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鷄子白地如鷄子黃孤居於天內
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
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莫密於渾象也
若天果如渾天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
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王生謂

不可乎又曰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少許爾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如磨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廻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横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如此王生必謂為不然者疏矣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耀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所在不應都失見其所在也日光大於星多矣今見北極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曰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時乃大非轉遠之論也王生以火炬諭日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鏡之狀須臾淪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没之頃宜先如直破鏡之狀不應如横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不亦孤子乎又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圓乎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圓若審然者日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

圓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圓不宜見之
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不誣矣以上用晉隋唐天文志所修揚子或問
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
也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說者以蓋天爲周髀注云蓋天即周髀也其本
包羲氏立周天之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立地法覆槃則雄於二者特取渾天
而已古之論周髀者謂天地中高外下比極所臨爲天地中日月周行
於旁日近爲晝日遠爲夜論渾天者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爲
晝日在地下爲夜是以後漢張衡鄭康成陸績吳之王蕃晉之姜岌葛
洪江南皮延宗錢樂之司徒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眡精寖察災祥有
足驗也陳禮書國朝太平興國中張思訓造新銅儀言古之制作運動以
水疎畧既多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水運動不差詔置文明殿至道中
韓顯符新鑄渾儀其制用雙規詔司天監築臺置之大中祥符三年造
成詔龍圖閣移之其制爲天輪二各分三百六十二度又爲黃赤道亦
管於側輪中測日月星辰行度皆無差皇祐三年李暐言宜定渾儀已

成欲乞依[唐]制從之熙寧七年沈括以新定渾儀進呈上頒之宋朝會要

宋朝渾儀

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司天監學生張思訓造新渾儀成詔置文明東南之鍾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注思訓叙渾儀制度云云為七直人左搖鈴右扣鍾中擊鼓以定刻數又十二神報十二時刻數定晝夜短長上列三百六十五度紫微宮及周天列象并斗建黃赤二道太陽行度定寒暑進退又古之制作運動以水蹤器既多寒暑無準臣今以水銀代水運動不差且冬至之日在黃路表去化極最遠謂之寒晝短夜長夏至之日在赤路表去化極最近謂之暑晝長夜短春秋二分日在兩交春和秋涼晝夜復等寒暑進退皆由於此舊制太陽晝夜行度皆行手運臣今所製取於自然又按唐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衛士造天儀鑄銅為日月周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天數度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輪絡此天外綴以日月合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

九輪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夲平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而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則自然撞鐘皆櫃中各於鈞軸定交錯關課相持後銅鐵漸澁不能自轉不復行用今思訓以木偶人為土直神搖鈴撞鐘又十二神自執牌循環而出并著日月星辰皆須仰視其機轉之用俱隱樓中觀其制度頗有開元遺象。至道元年司天秋官正韓顯符造新渾儀詔司天監築臺置之以其事付史館注顯符衛新鑄儀制凡九事云云。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司天監言冬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成詔移入龍圖閣令顯符選學中可教者傳授其業十一月召輔成觀銅渾儀其制為天輪二一平一側各分三百六十二度又為黃赤道立管於側輪中以測日月星辰行度皆無差。宣祐二年十二月司天夏官李用晦言重定渾儀鑄造以成欲乞依唐李淳風一行舊制紀以年月以永將來從之。治平四年十一月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奉詔看詳翰林天文院渾儀如已得漢唐古法即依製造渾儀雖依唐梁令瓚法

其環固重大黃道運轉澁滯經久未便其司天監渾儀遊規運轉却且依常其黃道鑄定不動。凞寧七年六月同提舉司天監沈括以新定渾儀進呈上召輔臣觀之數問括括具對所以改更之理

玉圭

玉人之事以玉爲圭而曰土圭者用以土其地其長尺五寸非惟建王國用土圭諸侯之國亦用以土其地但正四方不求地中也。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康成曰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則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謂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陳禮書曰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升降也不過三萬里之中日景於表後一寸則於地差千里張衡周髀之說皆然淮宋何承天曰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曰千里而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典瑞以土圭致日月四時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月以土地馮相氏曰春夏致日秋

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古者土圭必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東西二表相去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鄭司農云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與圭等謂之地中是也王昭禹曰土圭橫植於地於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影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疏曰度景之法必於夏至為漏半為之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周禮圖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檬中土圭之南土圭而言也夏晝漏晝土圭在南得尺四寸景不論尺五寸不與圭等是也於日為近南也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日北則景長多寒擬中土圭之北土圭而言也冬晝漏半土圭在北得尺六寸景過於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也於日為近北也故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擬中土圭之西土圭而言之是於日為近西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時土圭在西者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故曰日西則景朝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擬中土圭之東土圭而言之是也於日為近東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時正土圭在東者日已昳矣乃得夕時之景故云日東則景夕多風。周公度

日景置五圭於穎川陽城置一土圭爲中中土圭之南千里置一土圭
中土圭之北千里置一土圭東去千里置一土圭西去千里置一土圭
爲五圭天地相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之升降不
過三萬里之中自地以至日不過二萬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
蓋日景於圭差一寸則差千里先王以四表明中表正之以中表定四
方之中在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雨陰陽之不和
萬物得極其高大故至於阜得其宜由其道故至於安然後建王國焉
匠人所謂晝參諸日景夜故諸極星蓋如此也易巽爲風言東多風蓋
風之所屬者東方也五行傳以風屬中央失之矣。隋志曰先儒皆云
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周穎川地也景與圭等尚書攷靈曜曰日永景尺五
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景
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
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論曰夏至景長
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景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

分後漢魏宋之曆皆與攷靈曜同然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參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難一蓋術士未能精驗也梁天監中祖常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土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太同中太史令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陳氏惟用梁法至隋開皇十九年袁充表曰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又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今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宜取日長之意改元仁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隋志唐儀鳳四年姚元辨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景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於陽城周公測影所得圭長一丈二尺七寸開元十二年命太史南宮說等馳傳往安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還與一行校之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餘州測景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其餘州皆不同至悔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所未名會要

水平法

按匠人建國之制水地之垂置槷以垂眂以景失槷則表也司徒言土
圭而不言表匠人言表而不言土圭互文以見也。水地以縣則旁植
四木而縣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以求地之平既縣以繩而取其直又
以水而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槷焉於所平之中央立八尺之表
以懸正之眂日景之出入將以求四方之正眂其出入之景可正東西
而已又為規以覆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然猶以為
末也又晝參諸日中之景互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正焉朝夕皆正
然後可以建 王國

致日之法

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六尺表而景尺六寸日在婁而中
日在牽牛而南近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表而景丈三尺日在角而中
於極星則星中故立八尺表而景七尺三寸八分

致月之法

立春春分月循青道春分在東井圓於角下弦在牽牛立夏夏至南從

赤道立秋秋分月循白道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

總論

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故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八分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而晷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日陽也陽用事日則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為寒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日失節於北則晷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白赤黑之道各各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月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在

弦者以月得陰陽之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也君
居中而佚臣勞行而勞君近臣則威損臣遠君則勢盛威盛與君異勢
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
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是言也

刻漏

隋志曰昔黃帝創觀漏水以分晝夜(梁刻漏經云刻漏之作代乎黃帝之世宣乎夏周之世)其後
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令軍井凡罕事垂壺以序
聚欜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元曰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
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
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正義曰四十八箭漢法而言也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
百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乎二十四氣也)隋志曰其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凡有四十一箭晝
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
數所以分時代守周衰齊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
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正義曰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數也)

○周天之星二十有八而星之辰十有二辰之度三十有奇十二辰之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星辰循天而左旋日月星辰遡天而右轉日陽也舒而遲故朞而周月陰也盛以速故一日而周日月含於辰則為月十有二會則為歲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短長參差不覺先王於是刻箭浮漏以揆此挈壺氏所由設也盖月之行也斗建寅則出巳而漸北斗建午而則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分而箭加長漸南則秋分而箭加短不過百刻而已故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盖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明常先於日出昏常後於日入則日出之前二刻半為明日入之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晝故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二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自春分至夏至晝所增者九刻有半自夏至以至秋分所減者亦然自秋分以至冬至所減者十刻有半自冬至以至春分所加者亦然挈壺之法盖為箭四十八以候廿四氣大率七日太半而易其一箭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

以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箭為度蓋各述其聞而已雖浮沒不同大槩一也故以火爨鼎則使之不疑守壺則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為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古時而齊詩將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

漢興武帝詔謝延等定東西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亦未盡理

哀帝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廢光武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為常符漏品和帝時霍融言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詔用夏曆刻漏用四十八箭張衡以銅為器以玉虬吐漏水為兩壺右為夜左為晝或渾天儀之制也終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以前代諸漏春分晝長秋分晝短差過半刻遂造漏法春秋二分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梁因而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八刻焉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是時陸倕作新漏水銘日則于地四參以天三金方箭圓之制飛龍吐納之規以考辰正晷陳文帝命太史造漏依古刻為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

梁大同並以百刻分于晝夜隋開皇中袁充上晷影漏刻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
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然充以私智改舊章未為精密又有張胄元
劉焯漏刻並不施用大業初耿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獻于煬帝善
之因令依後魏李蘭所修造隋志
宋朝初司天有挈壺正掌司辰刻置文德殿門外之東偏左右漏刻之
法有水秤以水為衡衡上刻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以木為之著時刻
更點晝夜更用制度精巧未知作者誰盖唐五代用之久矣唐朝廢前
報時舊有詞梁以來廢景德四年復用舊詞如發鼓歌之日欲暮魚鑰下龍韜布之類五更皆
然天聖八年燕肅上蓮華漏法其制琢石為四分之壺剡木為四分之
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偶于千百刻分晝夜四十八箭一氣一易二十四氣各有晝夜故有四十八箭歲統二百十六萬分刻箭上又有渴烏銅荷之制詔王
立等考定立害其黃道日躔不應今崇天曆不可用罷之至景祐元年
燕肅奉詔與楊惟德測驗並合天道而寸度以為久難行用差章得象
及馮元詳定乃造百刻水秤別添水壺等凡定奪三年而卒用焉國朝會要

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為度蓋
各述其所聞而已雖浮沒不同大槩一也禮書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
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有賦孫綽有銘

占候類

候氣

西漢志曰冬至 極矩垂土炭炭動以知日至孟康曰冬至先三日垂土
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後漢
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故天子常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
八能之士候鍾律權土炭於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情景長極黃鍾
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
低又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
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祈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
灰去殿中候用玉律惟二至乃候

雲氣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曰象曰鑴曰監曰闇曰瞢曰彌曰序曰濟曰想又隋志曰海旁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旛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之北氣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又曰韓雲如布趙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或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凡候氣之法氣初出若雲非雲若霧非霧初出在桑榆上高五六尺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物色也視日旁之雲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注上。○正月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左傳僖五年。○永平二年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注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明帝紀。○春將禘于武宮梓謹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左昭十五

年○月南至梓謹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弭蔡有大喪注

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謹望氣也昭二十年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律歷門

星官類

星官之書自黄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嚳亦式序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謹鄭之裨竈晉之尾偃魏之石氏齊之甘公楚之唐昧越之尹皐皆能言天文察時變也漢傳天數者有李尋之倫光武有蘇伯况郎雅光能參伍天文後張衡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三國吳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宋元嘉中錢樂之鑄渾天銅儀以朱墨白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隋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渾儀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梁舊圖刊其大小

正彼疎密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煬帝又遣官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
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聞以參占驗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趙
崇所造者以鐵為之乃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以置觀臺之上
唐因而用焉以隋晉制修○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星以正四時舜則曰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為術猶簡唐天文志○羲和湎淫廢時
亂日○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惟時羲和顛覆
厥職沈亂于酒叛官離次俶擾天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馮相
氏掌十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
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馮乘也相視也登高臺
以望天文之次序注上○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
下之遷辨其吉凶以十三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以詔救政訪
序事○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左威十七年○襄公二
十七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哀公十三年冬十二

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詩人所謂婚禮土功必俟天星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至漢以後星經曆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屠一行尤稱精博唐天文志

天文類

天文經星

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張衡云文耀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衆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各宿錯峙若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

中宮

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

也天運大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
帝王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鉤陳後宮也太帝之居也
北四星曰文御宮鉤陳口中一星曰皇天大帝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
以佐北極而出政授度太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六帝之座也下
九星曰扛蓋之柄也又下五星曰五帝內座扛旁六星曰六甲極東一
星曰柱下史北一星曰女史傳合九星在華蓋上亦曰胡兵南河中五星之
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一曰伯樂西河中九星曰鉤星天一星在紫宮中門右星
南天帝之神也太一星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
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太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一曰長垣天營旗星
東垣下五星曰天柱閣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尚書西二星曰
陰德陽德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曰天床西南角外
二星曰內廚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北比極紫宮次舍北斗一星輔一
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
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曰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

象也號令之主也又為帝車取運動之義又第一星曰天樞為天二曰
璇為地三曰璣為日四曰權為時五曰玉衡為音六曰開陽為律七曰
瑶光為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石氏云一主天主秦二主地主楚
三主火主梁四主水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木主趙七主金主齊魁中
四星為貴人之牢軒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
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西
漢志曰杓攜龍角衡中南斗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
運乎中央臨制四方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乎斗北斗之次文星六星在
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司中
五曰司命六曰司寇西漢志曰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與此不同此六星曰內階相一星
在北斗南總領百司以集衆事太陽星在相西西北四星曰勢天牢六
星在魁下北文昌宮之次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也一曰為衛也又為天庭主平十
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藩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
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

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曰上相二曰次相三曰次將四曰上將西蕃
四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次相四曰上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
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左執法東北一
星曰謁者主賛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朝坐會之所居也北
三星曰九卿內坐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
明此太微之次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天子動得天度則五帝
座明黃帝座不明人主求賢以輔法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靈威仰之
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距之神也北方黑帝協光紀之神也北一星曰太
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座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所
以擁蔽帝庭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郎將在郎位武賁一星在太微
西蕃北斗常陳七星在帝座北此五帝座之次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
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
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
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大一躡以上

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
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相陰陽而理萬物也南
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二星曰太尊貴戚也斗
三台之次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爲楯以夾擁帝座西三星
曰周鼎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座也北三星曰梗河北一星曰招
搖其北一星曰天戈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
女床三星在紀星北天棓五星在女床北七公七星在招搖東三公之
象也貫索九星主法律九星皆明天下獄煩天紀九星在貫索東織女
三星在天紀東東足四星四漸臺西足五星曰輦道左右角間二星曰
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亢東咸西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揵
閉一星在房東北鈎鈐主關籥天市垣三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帝座一
星在天市中候一星在帝座東北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南宗正二星在
帝座東南宗人四星在宗正東宗星二在候星東天江四星在尾北天
籥八星在南斗柄西建星六星在南斗北東南四星曰狗國北三星曰

天鷄天弁九星在建星北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旗端四星南北
列曰天桴離珠五星在須女北天津九星橫河中螣蛇二十二星在營
室北王良五星在奎北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前一星曰策星
閣道六星在王良前傅路一星在閣道南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大陵
八星在胃北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中一星曰積水昴西二星曰天
街卷舌六星在昴北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西北大星曰天庫窮
星曰天倉東南星曰司空西南星曰卿星其中五星曰天潢潢南三星
曰咸池東南六星曰諸王其西八星曰八穀天關一星在五車南日月
之所行也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西
一星曰天河南河北河各三星兩河開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南三星
曰闕丘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南三星曰天樽積水一星在北河西積
薪一星柜積水東水位四星在積薪東軒轅于七星在七星北軒轅右
角南三星曰酒旗南二星曰天相軒轅西四星曰權爟北四星曰內平
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一名處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西四星曰長垣

此周天之雜星並隋書

二十八宿

二十八舍之度最多者莫如東井其次莫如南斗度之少者莫如觜觽
其次莫如輿鬼

東方角一星為天闕其間天關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
角為天田主刑右角為將主兵亢四星天子之內庭也氐四星天子之
宿宮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又為四表中間為天
衢為天淵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日陽間北間日陰間七曜由乎天衢則
天下和平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為蓄藏又北
小星為鈎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明而近房天下同心心三星天王正
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
庶子尾九星後宮之場亦為九子色欲均明小大相承則後宮有叙箕
四星亦后妃之府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
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又主兵牽牛六星

天之關梁主犧牲事須女四星天小府也主布帛虛二星三宰之臣也
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危三星主天府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
為主功事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婁三星主苑牧犧牲供給郊
祀胃三星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又為
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之所經畢八星主邊兵弋獵月入畢
多雨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參十星白獸之體中三星主將
南方東方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主水衡輿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
察奸謀柳八星天之廚宰七星主衣裳文繡張六星主珍寶而又主天
廚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夷狄遠客軫四星亦主冢宰輔臣也並晉書

十二次度數

角亢氐壽星在辰鄭兗州角十三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心大火在卯宋豫州房五度心
三度尾箕析木在寅燕幽州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斗牛女星紀在丑吳越揚州斗二十六
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危元枵在子齊青州虛十度危十七度營室璧娵訾在亥衛并州

營室十六度壁九度奎婁胃降婁在戌魯徐州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畢大梁在酉趙
冀州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觿參實沈在申晉益州觜一度參十一度東井輿鬼鶉首在
未秦雍州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七星柳十五度星七度張三河十八度鶉火在午周三輔
或曰三河翼十八度軫十七度鶉尾在巳楚荊州

七曜

日月天之運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違天而東日有中道黃道也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皆去極近遠之差晷景短長之制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故為涼寒也寒暑之表日有九行青白黑赤各一道其交必於黃道故為九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臨之也律歷志曰日月相推日合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三

望以遠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隋志曰東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西陸謂之秋北陸謂之冬按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四時日行陸道子孟月未正自仲至季皆在以此考之則漢志信然而隋志未必然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側交虧薄生焉並漢志大元經曰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揚子雲曰日未望則載魄於西至望則終魄於東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晷景最長此以知其南至斗綱之端運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至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劉歆曆日之與月其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故月遠日

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鈌禮書五星傳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脩德月食脩刑災異消矣禮記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故日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故月食

五星

歲星東方木主春仁也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史記曰義失罰出歲星非也主齊吳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熒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近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主楚吳越以南心為明堂熒惑廟也。鎮星中央季夏土信也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聽視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為之動南斗填星廟主王子史記曰德禮義刑殺已失則四星之動搖。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衣白亢太白廟也主大臣史記曰殺失者罪出太白。辰星北方冬智也水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主刑主燕趙史記曰萬失名罰出辰星七星辰星廟也晉志。太史公曰五星色白圜赤圜青圜黑圜皆凶黃圜則吉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西漢志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魏高允謂崔浩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數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

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東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若獨不疑二星之聚而推一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諸君曰高君長於曆當不虛言允既而允謂浩曰果如君語五星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四朝志曰凡五星差行遲疾或太白與諸星不同有南侵狼坐北入弧瓜變化超群獨異他星◦東坡曰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考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除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各分為十二月◦七曜總論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會為甚難日之行也一歲一周天月之行也一月一周天歲星以十二年而一周鎮星以二十八年而一周熒惑以二年而過周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月同故亦一歲一周焉惟七政之行不齊如此其所以難合也而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之曆

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以為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
乃論太初推而上之至於渾元之初其數之精密無有餘分故有是言
在太初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五星之行其疾遲者莫如鎮星試以
鎮星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
元年凡百有二十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時鎮星之周天蓋
以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已進在元枵之次矣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起於牽牛之初乎夫日舒而月速當以二十九日半強而相
及蓋月行速日行舒故也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
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十有二月元枵正月娵訾二月降婁三月
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
月析木夫會而為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
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三百七十
四度有奇是之謂一近一遠三為弦此謂上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
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謂相與為衡分天之中為望蓋日

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謂之近一
近一遠三為弦此謂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
於十五日此其常也與弦或退則是七日或進則在九日下弦或退則
在二十一日或進則在於二十三日望或退則在於十四或進在十六
此其變也單天濮敘

十二辰十二土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大司徒辨十
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
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則雍主魁冀
主搖青兗主璣揚徐主權荊主衡梁主魁陽豫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
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晋也鶉
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繫之二
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
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

魯東而降婁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古者受封之
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凡言占相之術以歲之所在為福
歲之所衝為災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
越而吳不利歲淫元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韋而蔡
禍歲及大梁而楚凶則古之言星次者未嘗不視歲之所在也禮書

中星

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
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
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昏旦之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
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禮書○月令四時昏旦之中星皆協二十八
宿之度惟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夫弧建二星一預於二十八宿
之列而月令云爾者蓋弧屬於井建屬於斗故也曆書舉昏旦中星者
取其示人以中而已如中春之月昏東井中旦南斗中然考之二十八
宿東井南斗其度最闊中春昏旦井斗之度雖中井斗之星甚遠故秦

之為曆蓋其非示人以中之意乃視井度之中其昭然當中者莫如弧星故取以代井焉視斗度之間其昭然當中者莫如建星故取以代斗焉其實弧屬井建屬斗耳賈逵曰建星即斗星謂建之度即斗之度此說是矣若李奇謂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是大不然渾儀署說○月令仲春之月昏弧中按尚書之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為星鳥井鬼則鳥星之分故云鳥星與此同也按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按鄭荅孫顥云星火非謂心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為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之初朔書則總舉一月之初中故不同也按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書云宵中星虛仲冬之月云東壁中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初而理亦不異孔安國注書一所舉星者皆云七星並見是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禮記正義

三辰五星

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故其於人皇統三德

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鎮星三辰五星相經緯劉歆暦

十二風

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者也考之傳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卦不過八則風亦八而已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維之風皆主兩月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而立夏亦曰清明坤曰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所以為十二風也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鄭曰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則其命乖別也審矣

【八風】

八風從律而不姦（樂記）謂十二月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應八節條風者條者生也明庶風明庶者迎衆也清明風清明者芒也景風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涼風涼者寒也陰氣行也閶闔風閶闔者咸取養也不周風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廣莫風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王文注）○季札聘魯觀周樂曰五聲和八風平（襄二十五年）○舜曰惟聖人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孔叢）○天漢起沒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南北二道至天津下而合西南行又分而東南行在七星南而沒（晉隋志）○天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唐天文）○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津也（爾雅）

【祥瑞】

【三皇】邁紀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東漢志）【伏羲】有神龍負圖之瑞【炎帝】感神龍而生【黃帝】受命有雲瑞寶鼎之祥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少昊】鳳鳥至堯時甘露降蓂莢生醴泉出又有蓂莢生於庭【舜】謂韶九成鳳

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禹時天雨金三日亦嘗兩稱塗山之會濟

河黃龍負舟劉敞外紀龜書畀姒之應商元鳥墮卵而生契並史記又有白狼

銜環之異嘉禾同本而異秀其大盈車瑞應圖周姜嫄踐巨人之跡而生

稷武王之興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至于王屋流為赤色烏史記或曰齊威

將伯高祖入秦五星聚房高祖生而有交龍之祥又有赤帝之瑞芒碭

雲氣之異冬十月至霸上五星聚東井此高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

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文帝時黃龍見成

紀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馬

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

宣帝初即居數有光耀神爵元年詔曰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

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東濟

大河神魚舞幸萬歲宮神爵集其改元神爵是後鳳凰五至改元五鳳

三年甘露降改元甘露夏黃龍見新豐又改元黃龍成帝時犍為郡於

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言宜興辟雍庠序雅頌之音

西漢光武生而赤光照室中中興獲赤伏符強華云四七之際火為主白水真人王莽改金刀為貨泉或以貨泉字為泉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張衡南都賦光武謂馮異曰我夜夢乘龍上天建武中鳳凰見陳晉兩谷形如稗實中元中醴泉湧出京師朱草生嘉禾一莖九穗光武嘗自謙每郡國上靈物輒抑而不當並東漢明帝永平中王雒山出寶鼎灤湖出黃金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又甘露降於甘陵之草生神爵集詔賈逵作頌章帝時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霄降嘉穀滋生郡國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東漢魏文帝生黃龍見於譙明帝景初時黃龍見有司奏宜以建丑為正孫吳時黃龍見武昌嘉禾生會稽因以改元黃龍嘉禾三國志魏青龍中張掖郡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後司馬氏興晉武帝大始中嘉禾生於酒泉一帶十莢晉書有白雉之頌秣邑獻馴象後有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之謠元帝中興之兆有日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晉書唐高祖時野蠶成繭太宗曰比見群臣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後魏之世吏獲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自今惟大瑞表聞嘗有

鵲巢寢殿楹上左右賀上曰常笑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遂
命毀之太子宮中産素芝十四莖並為麟鳳之形高宗龍朔中含光殿
前麟趾見改元麟德三年鳳凰集改儀鳳元宗開元中潞州獻瑞應圖
謂宰相曰往者史官惟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脩德故春秋不書祥瑞
惟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勑天下不得奏祥瑞代宗大曆中澤州進慶
雲圖制曰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遂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草異木
自今諸道並不須進德宗正元詔曰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
獸蓋虛美也宜停進七年梓州言嘉禾生麟食之一鹿引群鹿隨焉使
工圖之以獻文宗開成中詔以慈惠恭儉為休證人和年豐為上瑞諸
道祥瑞並不得聞奏（太宗謂長孫無忌曰嘉祥又逆陛下推而弗居今史官闔筆無以示後帝曰瑞應之來當勞心以答
天地耳○會要）五代之時唐明宗即位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為中國主二年
而太祖生於洛陽夾馬營神光滿室異香達于外今俗呼為香兒營太
祖時有瑞文馴象玉烏皓爵之瑞詔和峴作樂章昭憲生太宗時夢神
人捧日置懷而孕雍熙中獲一角獸太宗曰珍禽異獸無益於事非所

尚但得時和歲稔人安俗阜乃為上瑞淳化元年宋炎奏践祚以来郡國所獻羽俗之瑞三十七蹄角之瑞三十六草木之異雲露之應不可勝紀上謙遜不以示外顥付史館宏詞編

真宗大中祥符間太山天書降上素封覲外郡獻嘉禾顥左右曰天下豊稔即祥瑞也寶訓

仁宗時河北進芝草是日雪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麥自勝芝草之瑞聖政論

議論

歐陽公五代史曰自秦以来亢多祥瑞于讀蜀書至龜龍麟鳳之類所謂王者之嘉祥莫不畢出於國或以為王氏不足以當之但視時之治亂可知也龍之為物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雨為得致令傴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可以為妖鳳之遠来有道之應令數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豈可為瑞哉麟獸之遠人也故孔子書西狩獲麟譏之也如堯舜武湯之世麟未嘗一出而當亂世孰知其為瑞哉此數物者皆出於蜀雖可以為瑞物亦可疑也庶幾或者有作焉一

斑彪王命論推王者之興瑞應之異世系之短長固非好奇論以夸耀

時俗也蓋天子之貴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覬哉固未見遲世無功本德
不紀而能掘起在此位者也司馬遷作史記其紀述三代之世系而因
元鳥以生稷巨跡以擧白魚赤烏之瑞亦累累言之不厭孟堅之贊高
祖則遠推其世系之所從出而知其爲帝堯之後並碭之雲當道之蛇
此其可以常理論哉二史最爲精簡豈猶有費辭正以天位不可幸而
得其杜窺窬之意深矣是故陳嬰之母自念其家勢之微不欲嬰之暴
貴韓淮陰智勇無敵甘心於高祖之服正以爲帝之興爲天授非人力
也

災異

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上射十日民皆喜商太戊立桑穀共生於朝伊
陟曰妖不勝德帝政其有闕歟帝從太戊修德而桑穀死高宗祭湯有
飛雉升鼎而雊祖己訓王先修政事史記成王初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
公居東時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啓
夫金縢之書曰沖人不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出郊乃雨反風

未盡起歲乃熟國語曰幽王時山川皆震伯楊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承於是乎有地震劉向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是日月薄蝕而無光其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霜降失節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幽傷此不和之所致也至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星隕如雨者一火災十二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周道遂不復興宋景公熒惑守心宋之分也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君有君人之言宜有動於是果徙三度史記齊景公彗星見當齊分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不勝茀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曰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百姓怨苦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可勝衆口乎虞世南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滅晉梁山之變召伯寶重人曰國主山川故山川摧竭則君為之不舉降服而徹樂祝幣史辭以禮焉雖伯宗若之

何昭公四年大雨雹申豊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鄭人鑄刑書
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鄭其太平十七年日食祝史請用
幣昭子曰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伐鼓于朝禮也冬有星
孛于大辰裨竈言於子產曰以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鄭必
不火子產弗與戊寅風甚皆火裨竈言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
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漢文帝元
年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胡日史書其異而無其應或以為呂氏陰盛餘氣所感是
不然意者帝方以德化天下愛民惟恐傷之所以有災異之警而無其應二年日有食之詔舉賢良以正不
逮景帝時日食旱蝗星孛無歲無之武帝六年有星孛于東井長竟天
道王恢韓安國擊越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汎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
河起龍淵宫元狩四年長星出于西北衛青霍去病各將五萬騎伐單
于元封二年瓠子河決命從臣將軍以上皆負薪塞河其秋有星孛于
東井又有星孛于三台望氣王朔言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
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報其德星云昭帝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自

立上林有柳木枯僵自起生此宣帝興之兆也宣帝元年地之祅也對
曰物之自然未必關人事令責躬自省未必不為福也唐武后長壽三
年三月大雪蘇味道將賀王求禮曰此災也乃謚為瑞若三月雪是為
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元宗開元七年日食素服侯變徹樂宋璟曰日
食修德月食修刑君子恥言浮於行苟至誠以行不必數下詔也初太
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宋璟蘇頲顧且停東都之幸姚崇曰太廟皆
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不可姚信從先是二月朔太
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德宗正元中司天奏是日太陽虧是時
以陰雲不見百寮稱賀

諸儒言災異

仲舒治國推陰陽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藁未上主父
偃切而奏焉於是下吏劉向見洪範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證乃集春秋
至春秋災異之說紀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焦延壽長
於言災異八八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京

房用之尤精孟康曰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是二至二分之日 京房以六十律相生之法占陰陽寒燠風雨後志翼奉元帝初上封事曰知下之術在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好貪狼申子主之東方陰賊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惡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陽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物各以類應延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月建前是人主左右邪人之氣郎顗父崇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謂候四方四隅之風能望氣占候吉凶顗亦夜占象度並漢書 京房說凡日食不以每朔者名曰薄杜預謂日光以望時還奪月光故日蝕日月相會月掩日故日蝕李吉甫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齊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率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日與月所掩故有薄食之變劉歆說凡日食君能修政則災消福至不能則福息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蘇曰仲

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書而月蝕不紀解之者云月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王者中國之政勝故不為災或云蓋取詩人彼月而蝕則惟其常之義也仲舒言星孛者惡氣之所生也劉向謂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劉歆說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左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陳蕃上火災疏曰惟善政可以已之

【魏明帝】崇華災高堂隆曰推禮修德可以勝李固曰地震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也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張行成吳陽君象也地陰臣象也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地震焉宜深思以杜其萌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必示災異以警懼之春秋末周德雖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棄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八　前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縣丞管　韶　校正

〇天文門

天文類

自刱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象日月星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天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則有五行天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昔者包犧氏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降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及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執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於商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謹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

有唐眛趙有尹皇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譔圖驗其巫咸甘石之徒
後代所宗漢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劉向廣
洪範灾異作皇極論以參往行之事及班固叙漢史司馬續述天文而
蔡邕譙周各有撰録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漢之傳天文者則有唐都
李尋之倫光武以來則有蘇伯況郎雅光並參伍天文發揚善道後張
渾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在三國時吳之陳卓始列
甘石巫咸三家著於篇録並著占賛唐興太史李淳風撰一行尤稱
精博如淳風之法象志一行之覆矩圖後世未能過也故唐史采其要
說而以為天文志王朴之在五代通於曆數以步日步月步星步法
歛四篇合為曆經故史臣載其遺說而為司天考今以其論日月者攷
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此前漢天文志之說也中道者黃道也一曰光
道九行者黑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北赤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南白道二
則出於黃道之西青道二則出於黃道之東此之謂日有中道月有九
行也日有九道並與月同此又鄭康成所用以為注月令者也月令於

春其日甲乙而注則以爲春從東道月令於夏其日丙丁而注則以爲
夏從赤道月令於秋其日丙辛而注則以爲秋從白道月令於冬其日
壬癸而注則以爲冬從黑道季夏之末其日戊巳而注以爲四時之間
從黃道此之謂日有九行也至於五代史司天考所載王朴之說則又
曰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
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
無所隱其斜正之勢此王朴所以有九道之法也晉書天文志所載王
蕃渾天之法則有曰赤道帶天之紘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黃道之內
半在赤道之外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此王蕃所以詳言黃道赤
道之辨也若日月之行則正歲凡十三會焉子爲元枵丑爲星紀寅爲
析木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巳爲鶉尾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
爲大梁戌爲降婁亥爲娵訾此一歲十二會之次也日月周天則凡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焉星則循天而左行日月則遡天而右行日
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十二度有奇一月一周天此日月周天之度

數也日行太陰則無光月行太陽則能照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此
又王充論衡太陽太陰之說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月光生
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
生魄生明之說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以至于隅中虞淵
者此又淮南子日出日入之說也今自其論星辰者言之則有五星有
四宮星有極星有中星又有經星瑞星焉夫所謂五星者何也歲星之
屬於東熒惑之屬於南太白之屬於西辰星之屬於北鎮星之屬於中
央五星同色百姓寧然五星有贏有縮早出為贏晚出為縮至甘氏太
初曆又各不同蓋以星贏縮在前名錄後所見也古曆五星之推亡逆
行者至甘氏石氏經則以熒惑方曰為有逆行蓋以周衰之變遂因以
為皆非正行也夫所謂四宮星者何也東宮之星則蒼龍之屬角亢氐
房心尾箕之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南宮之星則朱雀之屬井鬼柳
星張翼軫之七星其形如翼鳥故曰朱鳥西宮之星則咸池之屬奎婁
胃昴畢觜參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北宮之星則元武之屬謂斗牛女虛

危室壁有龜蛇體故曰元武其所謂北極者北辰也北辰天之中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北極也而又有所謂南極者焉北極則高於地者三十六度南極則下於地者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此南極北極之別也古者舉中星以正四時春則日中星鳥夏則日永星火秋則宵中星虛冬則日短星昴此堯典之中星也而又有月令之中星焉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例而推之四時皆然此月令堯典中星之異也若夫經星者如曰四輔曰盖華如斗魁所戴之六星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者則名之曰文昌斗魁之下兩相比之六星曰泰階曰中階曰下階者則名之曰三台太微為五帝之坐東壁為圖書之府執法郎官之象其官明堂靈臺之象其物皆經星也故馬續云天文之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宮官物象之類張衡靈

憲論曰中外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二百五十庶物蠢動咸有繫命此之謂也若夫瑞星者如隋志所載一曰景星出於有道之國二曰周伯星所見之國必昌三曰含譽四曰格澤此瑞星之類也然總諸星而觀之北斗普乃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也太史公曰杓攜龍角東方宿衡中南中魁枕參首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故天官之書首言極星又以北斗為諸星之首此又觀象之所當先也或曰第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摇光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摇光為星石氏乃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亦不可不知也常觀馮相氏之職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保章氏之職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辨其吉凶此又觀象之法也雖然魏崔浩嘗攷校漢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幷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而允謂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乃漢史之謬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及浩考之果如允言乃以前三月旅於東井而非十月也吁安得斯人而與之言天文哉

中星

聖人南面而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皆謂此也然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爲一日一周天爲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爲一月故日月一歲十二會爲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爲分至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曰日中春分也曰日永夏至也曰宵中秋分也曰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爲朱鳥體春分則見於南方也

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為蒼龍體夏至前見於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方之星七為元武體秋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昴者西方之星七為白虎體冬至則見於南方也鄭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也既舉四時之中又昏旦但視方之列宿則孟季之月與周天之度數從可知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有小正周有時訓秦漢暨唐及宋朝皆有月令所以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有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栽又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歷三代漢唐至于今數千年日行漸遠故中星隨而轉移堯典之中星與月令之中星為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不同書於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書於夏舉星火而月令於仲夏則曰昏亢中書於秋舉星虛而月令於仲秋則曰昏牽牛中書於冬舉星昴而月令於仲冬則曰昏東壁中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故鄭康成之釋禮記則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

書經舉其月之中也豈非與月令為不同乎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曆於立春則以為昏畢十度中元加曆於立春則以為昏昴九度中皆不同其為昏參中者特之餘月之昏旦亦莫不然是月令為曆未嘗同也故孔穎達之疏禮記則曰月令但舉其大畧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以正依曆法也是豈非與曆為不同乎昔元祐中蘇頌為儀象法要以月令洎唐及本朝所測者合為四時昏旦中星圖陳祥道為禮書亦併論其月令尚書中星之異皆此意也雖然月令於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曰婺女季夏之曰火曰奎孟秋之昏畢中季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之旦軫中皆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斗也石氏星經曰井有二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也

分野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三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盖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三星則雍主於魁冀主於樞青兗主於璣楊徐主於權荊主於衡梁主於魁陽豫主於摇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國之繫於二十八宿也壽星之次其州曰兗大火之次其州曰豫析木之次其州曰幽星紀之次其州曰楊元枵之次其州曰青娵訾之次其州曰并降婁之次其州曰徐大梁之次其州曰魯實沈之次其州曰益鶉首之次其州曰雍鶉火之次其州曰三河鶉尾之次其州曰荊此州之繫於二十八宿也歲星之主齊吳熒惑之主楚越鎮辰星之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晉東而降婁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傳凡言占相之術以歲之

所在為福故師曠梓謹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淫元禓
而鄭饑則古之言星紀者未嘗不視歲之所在也梓謹曰陳太皞之虛
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衛高陽之虛也其星為大水以陳為火則
太皞之木為火母故也以衛為水則高陽水行故也子產曰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然則十二域所主亦若是
爾班固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而丙丁則江淮海岱也戊己則中州河
濟也庚辛則華山以西壬癸則常山以北一曰甲主齊乙主東夷丙主
楚丁主南夷戊主魏己主韓庚主秦辛主西夷壬主燕趙癸主北夷子
主周丑主冀寅主趙卯主鄭辰主邯鄲巳主衛午主秦未主中山申主
齊酉主魯戌主吳越亥主燕代此又以方位辨州主也蓋自甘德石申
以十二次更配十二分野而分野之次已明自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
以配十二野而分野之次益明及賈直之說周易蔡邕之月令章句所
言頗有先後故陳卓更言郡國所入之宿度而分野之度數為尤明張

衛蔡邑之在漢則以漢之郡而配十二次者也李淳風之法象志則以
唐之州縣而配十二次者也然唐志所載一行之論則曰近代諸儒言
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列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
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埸舛
矣七國之初地形雌韓而雄魏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
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
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驗今則同在畿甸中矣
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以
為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戒北戒則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
及于太華北抵于常山乃東循塞而至于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
也南戒則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南逾江漢乃東循嶺而
至于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
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
謂之北河河源自南紀之首南與地脉相會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

為表裏謂之南河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始終而分野可知矣

渾天儀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承周髀術數具存攷驗天狀惟渾天者近得其情所謂周髀者即盖天之說也其言天地中高而四隤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矣又云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隱天之君如倚盖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所謂宣夜者惟漢郗萌記先儒所傳而云天本無質日月衆星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晉虞喜因宣夜之說於是而有安天之論虞聳亦祖宣夜之說於是而有穹天之論吳姚信又以天之體南低北高於是而有昕天之論此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盖宣夜有其名而無其傳周髀有其術而無其驗惟渾天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為晝日在地下為夜雖王仲任據盖天之說以駮渾儀而葛洪釋之曰周天之度半覆地上半遶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晉志載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

地者也易之晉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明夷之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需之乾下坎上皆亦天入水中之象也當有何損而謂為不可乎故歷代所用多用渾天（本朝韓昷符渾天法）象序曰自伏羲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則伏羲已有渾儀矣隋志曰唐虞即位羲和立渾儀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璇璣即渾天儀也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以精詳天象故前漢則有洛下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渾天儀在吳則有王蕃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渾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之渾天儀唐正觀則有李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黃道游儀而其中之最精詳者則漢之張衡唐之李淳風為可考也張衡之儀以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象則有內規外規有南極北極有黃道赤道以至于二十四氣二十八宿與夫日月五星之躔莫不咸在轉之以漏水告之于靈臺而星中出沒與天相猶若合符節故崔子玉為之銘曰其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範曄云其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陸公紀之徒以

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刻漏之分
占晷影之往來求形證於事情莫密於此則張衡之渾天為可考也淳
風之儀表裏三重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遊儀皆儀之別也天經金
渾金常璿璣者儀中之規也上列十日十二辰三百六十五度中著日
月五星列宿相距下為元樞主衡遊以横簫以觀象而察器者儀之用
也推驗之法本於黃道蓋帶天之中距極南北定而不易者赤道也視
日所照以為光道發斂不時者黃道也治曆者不難於筭平朔而難於
定氣差制儀者不難於規赤道而難於規黃道是以[太宗]置於凝暉而
用以測候此則淳風之渾儀為可考也[漢]自張衡渾儀之外而落下閎
之儀君子亦有取焉[晉]志曰漢太初落下閎等造員儀以考曆度揚子
雲論渾天亦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景壽昌象之幾幾乎莫能
違也此豈非落下閎之可取者乎[唐]自李淳風之後梁令瓚之黃道游
儀君子亦有取焉唐志曰令瓚以木為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
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以赤道定位黃道游仰月環白道動與天合

簡而易從一行是之乃奏令瓚所爲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歟豈非梁令瓚之可取者乎其他如後漢之銅儀則有以銅而爲儀者矣後魏之鐵儀則有以鐵而爲儀者矣宋元嘉之小儀則曰小渾天李淳風之木渾則曰木渾圖唐明皇武成殿之水渾天則運以水者也張子平之候風地動儀則又用之以測地者也若夫曰赤道曰黃道此其法之不同者也曰單規曰雙規曰雙環規其制之不同者也蓋至宋朝張思訓之渾儀則作於太平興國之中其制則有地軸地輪地足之異有橫輪側輪斜輪之別晝夜長短之刻日月五星之度皆具焉而其機轉之用皆隱於樓中此又據一行令瓚之遺象者也韓顯符之渾儀則成於大中祥符之間其制則有游規直規之別黃道赤道之分曰窺管曰平準皆其儀之號也曰龍柱曰水臬皆其號之殊也此又本乎淳風一行之遺法者也嘗觀蘇頌上儀象法要於元祐中有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二曰銅候儀又按晉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

詳此則渾天儀銅候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渾天象歷代罕傳
其象惟隋書志稱梁秘府有之云元嘉中所造由是言之古人候天具
此三器乃能盡妙今惟一法誠恐未得精密古人言天有周髀之術以
鉤股法推考天度若適此筭術則天數從可知矣唐開元中太史監南
宮說等馳往安南蔡蔚等州測候日景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交股
法筭之即此法也雖然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地中
以為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又有五
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為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宮說擇河南平地
度之大率五百餘里晷差一寸而舊說謂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原
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
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
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
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天象可運筭而闕迭為矛盾
誠以為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為運天耶則北方之極浸高此

二者蓋渾蓋之家盡智畢誠未有能通其說也則王仲王蕃稱川區區
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先晷度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
星數齊之遂失其實今更為覆規圓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
輙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叶其數
矣唐末邊岡修曆術服其精粹以為不刊之數也埛宗

刻漏

周天之星二十有八星星之辰十有二辰之度三十有奇而十二辰之
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星辰徇天而左旋日月五星遡天而右轉日陽也
舒而遲故朞而周月陰也蹙而速故一月而周日月會於辰則為月十
有十二會則為歲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於是
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故隋志曰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
則漏刻之制蓋始於黃帝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及致
之鄭氏所注則有日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短長焉太史立
成法有四十八箭此亦可見周制之大畧也漢興因徇古制武帝所用

之法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建武冲與曆稍後天宋浮汗徹請更

曆法天下初定頗循朱違而令甲第六漏品斯載日分百刻率以九日

為刻增損視夏曆為疏焉永平紹隆張盛景傚以四分法課校弦望術

頗施行元和編訢李梵推廣其術曆用四分而宮漏之制一仍其舊或

時至差二刻以上不與天應迄于［順帝］永元之十四年未知改作惟霍

融待詔太史視考夏曆露章杭議詔刻四十八箭以二十四氣日躔所

在㳂于黃道去極晷景昏明中星刻于其下隨日南北以為長短始終

互起凡一再周而一歲之運畢矣四分曆法說定于茲然則是氣之設

實為至妙終于［魏］［晉］相傳不改故［晉］陸機則有刻漏賦［晉］李充孫綽則

有刻漏銘［梁］陸倕則又有刻漏銘［唐］藝文志則有刻漏經［唐］曆志則有

一行步執漏術此亦可以攷歷代之大畧也然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

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設刻為度或浮或沉此其說之異也

古今刻漏之法有浮漏有稱漏或浮或稱此其制之異也［漢］夏賀良則

有百二十刻之說宋何承天則有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之說［梁］武

帝大同之所改用者則又有百八十刻之說至於陳隋則仍用百刻之制此又其效之不同者也在天聖中燕肅所上刻漏浮箭之壺為金蓮花則曰蓮花漏皇祐初舒易簡等所造刻漏以木為權衡增平水壺置于文德殿則為文德殿刻漏蘇頌之在元祐上儀象法要於渾天儀銅候儀渾天象三器之外又置刻漏四幅一曰浮箭漏二曰稱漏三曰沉箭漏四曰不息漏使挈壺專掌苻刻與儀象互相參考以合天星行度為正所以驗天數與天運為不差則寒暑之氣候自正也雖然周官挈壺氏曰凡軍事垂壺施之於軍所以嚴警守以至朝夕之禮而常以是為節焉然春官鷄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譏挈壺氏者盖天子備官挈壺氏掌漏雞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此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筆談云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踈謬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驗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眞數成書四卷謂之熈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迹其間二事尤微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

喻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與其微也

曆

聖人作曆大要有三一曰象二曰氣三曰數攷之以日月星辰之象驗之以陰陽寒暑之氣積之以抄忽毫釐之數蓋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察而其後多疏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古以來曆未嘗同也黃帝作調曆乃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總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曆法之詳蓋肇於此顓帝之曆正以孟春號為曆宗堯曆象日月星辰箕子言九疇而五紀明曆法夏商周迭用三統正朔不同曆亦以異周室既衰曆官失紀疇人子弟散在諸國於是國各有曆魯曆其一也漢之曆凡四變自張蒼用顓帝曆武帝用太初曆而劉歆有三統曆章帝則用元和四分曆其後劉洪則又有乾象曆

此其曆之四變也唐之曆凡八變高祖則用傳成均戊寅元曆高宗則用李淳風麟德甲子曆開元則用一行大衍曆代宗則用寶應五紀曆德宗則用建中正元曆憲宗則用元和觀象曆穆宗則用長慶宣明曆在景福則又有邊岡崇元曆此其曆之八變也自漢唐之外在晉則有杜預春秋長曆二元乾度曆在宋元嘉則有何承天之新曆在元魏則有崔浩五寅元曆在隋則有皇極曆在周顯德則有王朴欽天曆然漢之曆莫善於太初蓋鄧平唐都洛下閎之徒以律起曆其衍起於黃鍾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以為日法以前曆上元太初而推之後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故羅褒尤䟽遠者十有七家至淳于覆驗而太初曆之晦朔弦望皆為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此太初曆之所以獨顯於漢也其他如歆之三統而杜預則以為比諸家最疎六十餘歲輙增一日班固誤以為志而何承天亦云楊雄惑歆之說采以為太元如四分曆則出於圖讖之所著而漢人馮光等又病其曆元之不正至乾象曆雖鄭元以為其法窮幽極微而

魏韓翊則以為減斗分太過其視太初則有閒矣唐之曆善於大衍蓋
一行專用大衍之策鎬攷其詳本於天地之二中始於冬至之中氣以
合朔至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
二十四氣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
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
曆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一十六而蔀法生以卦當歲以
爻當月以策當日而其原皆本於易故唐史臣謂自太初曆至麟德曆
有二十三家與天雖相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
易也後世雖有作者皆依倣而已此大衍之術所以獨顯於唐也其他
如戊寅元曆則以受命之歲而為名而祖孝孫之徒猶恨其疎闊李淳
風之甲子曆雖當特以為精密而後復雜用以瞿曇之經緯曆若夫徐
昂之觀象曆則又無蔀章之數至於察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而測驗
不合其視大衍則又有閒矣自太初大衍之外而杜預之長曆王朴之
欽天曆為可采也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

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易所謂治曆以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也李修卜顯依其論以為乾度曆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當時參校以為特勝預奏行之此其可取者然也朴之言曰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慶改有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必治曆數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明九道以步月交遲速以推星弦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於是而為欽天曆此其可取者然也至於本朝曆凡十變在建隆則曰應天在太平興國則曰乾元在咸平則曰儀天在天聖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寧曰奉天在元祐曰觀天在崇寧曰占天未幾又改曰紀元在紹興曰統元在慶元曰會元此其大略也然曆之道大矣有曆元有曆譜後漢虞恭宋訢之議曆有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故黃帝造曆元起於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

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用乙卯武帝用丁丑范曄載於此
曆志者為可考也劉向深明洪範嘗作五紀論總六曆而列是非至歆
復究其微眇推易象春秋作三統曆及譜取尹咸所校條而奏之為十
八家之書曰黃帝五家曆曰顓帝曆曰夏商周魯曆曰天曆曰大曆曰
日月宿曆此其以曆明者也曰日月行帛圖曰五星行度曰律曆數法
曰五星宿紀曰日晷曰許商杜忠筭術此皆象數之書而曆之流也故
亦以曆名之曰帝王諸侯世譜曰古來帝王年譜此以譜名者也蓋譜
也者曆敘古帝王授受之次以明三統之序以紀災祥休咎之證而使
作曆者得以考驗故其書與曆並傳今班固載於藝文志者為可考也
不特此也唐一行之論則又有十二議焉曰曆本曰中氣曰合朔曰沒
滅晷例曰卦候曰卦議曰度議曰躔盈縮晷例曰九道議曰晷漏中星
晷例曰月蝕議曰五星議其外又有步中朔術有步發斂術有步曰躔
術有步月離術有步軌漏術有步交會術步五星術今載於唐曆志者
又可考也抑嘗觀唐藝文志其於律書也不特敘歷代之曆書而首敘

歷代之筭法如劉向九章重差之筭法張丘建之筭經劉徽之海島筭經其他如曰七曜曆筭曰黃鍾筭法曰五曹筭經纖悉備載而不遺以見其明曆者又不可不先明乎此也歐陽作曆志論邊岡用筭巧能馳騁亙覆乎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具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吁曆其可輕議哉雖然古之論朞數者在大傳則曰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是一朞之日數止於三百有六十矣在堯典則曰朞三百六旬有六日是一朞之數又餘於大傳所言者六日矣至於杜預長曆又有周天之數凡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為言則一朞之度其所行不足又減於堯典之三分矣則增損之數其不同者又何歟大傳所言蓋自其正數而言之堯典所言蓋未其置閏之成數言之長曆所言蓋自步占之法言之此又論曆者之不可不知也

・【日蝕議曰】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五星議曰】五星留速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政有小失則小變不然皇天

何以陰隲下民驚悟人主哉

○地理門

江左經畧中原

晉自元帝植國於江左終晉之世雖未嘗慹然於中原而終不能踰淮而北祖逖之於河南有端緒矣而竟不能以剛其擊楫之素志庾翼之志在滅胡亦少壯矣而不能抗李態之堅敵褚裒大舉而終以自阻鄙以將徐翁之敗而自阻商浩北伐而終以不遂元溫雖成關洛之功而枋頭頓挫之後大節遽變亦妄望其厲志復仇以混一區宇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才奮然以興復為已任東滅南燕西取姚秦北圍滑臺以與魏分爭河洛之地前日諸人所以悉力經畫而不可得者往往次第以平志氣亦雄健矣獨惜其入關之後不能事形勢以張國威英雄豪傑之士於是有得其用心者矣故東還之師未及脫鄗而秦隴之變已切發而不可禦此夏運勃勃所以逆知其不能守也裕之規模蓋可知矣是以魏太武一振兵威而青兖司豫之地拱手以歸魏豈非規俠之畧無以開其

後魏更宋五十餘年雖文帝一再出師以開拓境土隨得隨失終不得
而有之嘗觀到彥之統師舟師徑趣河洛魏入歛席而退司兖之地常
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元景嘗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向義之徒所在
響應關輔之地嘗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盖文帝雖號爲有志中原而
本無進取之長策幸其事之速辦而不知其敗之尤速也且魏歛戍之
初豈真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爾王仲德曰胡虜歛
戍北歸必併兵全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是固足以知敵人之心而
帝莫之聽此彥之所以不能據全其地也元景始進之初亦事幾之會
也固宜精擇主帥號召英傑以共成響應之勢而帝之所任者乃王元
謨虛誕之徒不閑將畧竟以退怯失利而元景亦不得以獨進命將出
師例以成律指授而先後遲速之機諸將往往不得以自便關防纖悉
一至於此安得閫外之士以非常之功乎至如檀道濟以盖世之威名
此正敵人之所深畏者也帝乃以猜疑畏忌之心使之進退無以自免
及事變不支之際始深悔之見何晚也況當時大武之在魏內則有崔

浩高允之徒以為之謀外則有奚行長孫翰之徒以為之將乘其前滅
彖然之餘威震安南向聲勢所接已足以讋服入心於未戰之初矣夫
敵人之勢方張而宋之所自為國者乃復若是無權乎青徐兗豫之地
相繼復敗而不自固也吾嘗觀何承天備邊策曰今日非大田淮泗内
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
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以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
復之役將遂無已此策之最末者也承天之言最切於用而一不暇講
徒欲愜其欲速之心而不為久長之計志於苟得而卒不可得也嘗觀
晉宋以來凡植國於北方未有能久者劉淵父子奄有關洛而稱漢雖
賴石勒之力未幾而反為石勒所取歷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據河南
而稱趙雖出於張賓之謀未幾而竟為冉閔所取歷三十有二年而亡
慕容儁之興燕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中山破青齊畧取關河之地然
不二世而遂并於秦苻堅之興秦王猛之功也雖取洛陽平關東以據
中原之地然肥水既敗之後遂分裂於慕容垂姚萇之徒而不可禁其

餘後涼之呂光北燕之馮跋赫連勃勃之於夏私自切據而無可久之長算是以隨起隨滅而不自知也語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遷洛之後亡形已見其後孝明六鎮之變紛起而東西分裂之禍卒移於高氏宇文亦可見矣然則有志於恢復者豈宜自沮哉

荆襄形勢

昔諸葛亮勸劉備以取蜀結吳跨有荆益周瑜亦勸孫權分以荆州資劉備以發兵爭蜀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由是觀之坐制吳楚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也昔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荆州諸葛說備則曰跨有荆益魯肅說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人劉備領荆州牧則躬擐甲胄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拒戰而荆州卒為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南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此豈非荆州之形勢乎孫權初有江南而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以抗曹操晉羊祜滅吳果自襄陽始元溫之領荆州也決策北征自江陵道襄陽

直抵關中進至覇上而還柳元景自襄陽率諸軍據潼關戰于陝下南國之威少振焉符堅垂陷蜀之勢舉兵寇襄陽則江表之勢固可憂矣此豈非襄陽之形勢乎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荊湖之地為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為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為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吳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

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人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矣蜀漢吳楚并而為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

秣陵 建康府
蘄州 蘄春
廣陵 今揚州
江陵 今荆南府昔荆州又樂郡南郡公安
九江 今江州又郡名南陽
合肥 今廬州又云廬江
舒州 同安皖城皖公山
郢州 富水
黃州 齊安
徐州 丞陽

壽州 壽春又舊壽陽縣也今安豐軍
硤州 夷陵又云西陵狼尾灘及安蜀城
泗州 郡名臨淮
武昌 今江夏又改名鄂渚
京口 今鎮江府又丹陽又潤州
和州 歷陽濡須塢在無為軍巢縣
漢陽 沔又名沔口
隨州 漢東
光州 弋陽
楚州 淮陰

池州秋浦　瓜步真州六合縣
采石和州對境南岸　姑孰太平州

江淮形勢

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峽則襄陽隨郢為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為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為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苻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淝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為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着潯

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於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於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切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卒以為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進取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於建鄴而於淮之地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以窺宋世卒以為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武帝立國於江左雖與元魏交爭於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斂衽而不敢爭世之議者又以為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為恢拓之計則其所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衡攻取之才觀孫策晚歲咐囑之語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於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淝之後一為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

恢之大志觀王元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興祖徑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眙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離天險之勢而畧不能用險以挫北虜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雖以韋叡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今邊之東有淮陰盱眙西有鍾離蘄春西北自襄陽樊城自丹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曆陽自曆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蘄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慮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可以獲全至於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羲之與商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

義之勤告因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繆哉

江淮襄陽巴蜀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荊陽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為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於江陵東通吳會西運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為荊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於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抱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為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為守淮之計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荊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為襄漢之計則非知荊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為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為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為荊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為巴蜀之門户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沔北而朱序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荊湖則荊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意姜維退保漢樂二

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為家户備淮以為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為重鎮以襄陽為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為要害以漢中為門户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晋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晋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歴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彦之自淮入泗以平司兖則在淮之形勢為可用也元温自江陵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為今之計自淮泗以擣青徐自壽春以取汝潁取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過河隴出師襄陽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則天下之大勢一矣

夏口 今鄂州三江口江夏縣是也

山陽 楚州

歸州 建平

瓜洲

襄陽樊城　雍州
襄沔　岳州巴陵巴丘
泗口今淮陽宿遷縣　濠州節鍾離
信陽軍近淮河源又名義陽　江都
豫章隆興　漢樂蜀二地城也
東京梁地　南京宋地
西京洛陽本朝山陵所在　司州西京之地
兗州東京之地　太原河東路
樊口在今鄂州武昌縣東　當陽今荊門軍當陽縣

群書考索卷五十八

前集